鳳樓集 卷之三四

鳳樓集卷之三目錄

鳳棲集卷之三

杞溪俞莘煥景衡　著

門人達城徐應淳　校

清風金允植　編輯

序

送淵泉洪公如燕序　辛卯

崇禎甲申後一百八十有七年　上遣判中樞府事淵泉洪公持節如燕旣儆裝戒途行有日杞溪俞莘煥再拜爲序而送之曰太上慮患於未然其次防患於將然其次患至而後圖之慮患於未然者人不見其功防患於將然者希不成功

患至而後圖之者其成功者幸而已矣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苟非聰明密察有深慮遠謀者其孰能與於此哉越在我　昭敬王時中外晏然戴白之老不見金革而栗谷李文成公獨持養兵十萬之議勤勤不置此所謂慮患於未然也當豐臣氏遣使乞款朝野動色相賀獨重峯趙文烈公請斬玄蘇義智首仍條湖嶺備倭之策書奏不報則持斧伏闕持斧不已而至於叩頭叩頭不已而至於痛哭此所謂防患於將然也惜乎鄉使文成之言見用於世雖有百秀吉將無奈我何下此而止從文烈之策壬辰之禍亦不至若是之烈也而當時士大夫才智下姑息苟安不能遠

謀反以二公之言爲過計之憂衆沮而羣排之及至龍蛇之變躪蹂我疆土夷滅我都邑魚肉我薦紳而塗炭我生靈然後始服其先見之明噫嘻此千古志士所以扼腕彈指而慨然長歎者也今天下時勢正當否之上九陰極而衰故清主年老而太子有奇疾其不死而生一二於千萬而回回韃靼之屬并興煽亂干戈日尋海内騷擾内而儲位將空外而敵國迭侵則是清人之存亡未可知也夫清亡則天必命眞人起爲中華之主髮天下而右衽矣當是時也我之去就如高麗之歸于皇明可也借曰陽一而陰二夷狄如回回韃靼復汚中國而加我無禮其視曩歲南漢之事爻象不侔我則以

小事大而已矣女眞韃靼又何選焉由前而言則我之幸也由後而言亦非我之不幸也抑華煥閧之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楚國亡猿禍延林木使清人而亡亦我憂也不亡亦我憂也何謂亡亦我憂也清人雖據有中國而視燕京如逆旅以滿州爲窟穴脫有不幸將捲而北歸如元氏之爲而我國介於燕京滿州之間路夷且近故我之與清人平也清人要我假途今若不支於燕必相率而臨我右壤執左契以責之曰假我途致我子女資我芻粮歸我牛馬將許之乎孔子不復蒲人之盟牛僧孺歸悉怛謀而朱子非之白公之信非信也宋襄之仁非仁也將勿許乎彼之士馬精強鋒鏑犀利雖方

衰之勢計非我國之所能格也不能格又不受命可乎何謂不亾亦我憂也我國迫近燕京如内服諸侯故燕京有難我國輒在徵兵之科自皇明時已赴潦河之役在清則丁丑以後五年之間三悉我賦若使回回韃靼之兵連年不息中國虛耗則其勢不乞師於我卽告糴於我矣將許之乎今年如此明年如此又明年如此則我國之魚爛可翹足而待也將勿許乎彼將發怒而責我無禮則東土之民且苦兵矣嗟乎清人之爲我害雖若未然而已有將然之兆居今之世以識時之才適用之學自任以國家之重可以慮患於未然防患於將然者非公而誰也公毋曰我從事獨賢天其或者使公

徃審其形勢而歸歟

一臺山曰劈畫指陳節節中窾在漢則鼂在宋則蘇又曰千里行龍到頭一穴又曰以文體言之近於策論

送敬仲鎮五監茂長縣序 庚子

縣令之責七一曰農桑盛二曰户口增三曰學校興四曰軍政修五曰賦役均六曰詞訟簡七曰姦猾息然約之則四賦役均一也學校興二也姦猾息三也軍政修四也何也賦役均則農桑盛姦猾息則詞訟簡農桑盛詞訟簡則户口增故曰約之則四爲治之道有序而不可紊小則治縣大則治國其道一也古之爲治者既庶矣斯富之既富矣斯教之教而

不率則刑之刑之所不及則討之刑者教之族也兵者刑之枝也是故舜之命官稷先於契臯陶在契之後臯陶刑官也曰蠻夷猾夏以命臯陶然則兵亦臯陶之責也歟周禮六官其序亦然知所先後其於為治乎何有但周官之制以稷契為一以臯陶為二與舜典不相似時有古今而然耳變而通之非所以使民宜之耶吾宗敬仲為吏茂長縣將行徵余言余告之曰為治之說豈有他哉曰農桑盛也戶口增也學校興也軍政修也賦役均也詞訟簡也姦猾息也為敬仲計約之而已矣知所先後而已矣通之以古今而已矣盍往而求之雖然敬仲帷幄之臣也豈久於治縣者哉請以為治之道

試之茂長歸而用之於國也

送人如燕序 庚子

上之六年冬十月某官某公以行人如清先是使者自清還言西洋嘆咭唎據澳門蜂屯浙江江蘇之間清人患之調發關東兵以萬數不能與之角杞溪俞莘煥言於某公曰西洋古拂菻也拂菻以機巧聞近世如金秤鑰鍾龍尾車日晷火器之類出於西洋者不一而足然則西洋其至巧之國乎僕嘗見大學衍義補中國之賦出於東南者什九東南之賦出於江浙者什九故諺有之蘇松熟天下足然則江浙其最饒之地乎以至巧之人據最饒之地其鋒之不可當如此關東

清人之根本也置奉天將軍管轄遼東西遼東西千有餘里皇庄若干官庄若干其餘則悉付八旗八旗之田人三十畝不出穡秉之賦故其人勇於公戰走死地如騖關東八旗天下之精兵也不急不發發則所向無前今也發關東兵以搖其根本發而又無功其勢之無所恃如此以無所恃之勢被不可當之鋒清人其殆哉我國西近燕齊南通吳越每中國有難我國輒受其害使洋人而勝耶席卷而北遂有遼薊我國安得晏然而已乎此我之所不可不慮也不勝耶無所逞欲其勢或旋艫而向我浙之台州新羅航海之路也自定海縣乘西南風掛帆三日可到加浦加浦鷩則紅衣黑山非我

之有也此亦我之所不可不慮也然我之與清疆界殊言語不通所聞易訛使者之言安知其必然耶顧覘國何如耳今公剛而有知慮國家有大事公可寄其於覘國乎何有公行矣我之所不可不慮者將待公而知之

渊泉曰送敬仲送人如燕兩序大庖之味雅瑟之聲醇澹悠遠俱非近俗窠臼在東文中最彷彿黃太學士風度

徐元藝承輔宇宙集序甲辰

萬里之遠也而可以致之於蹞步百歲之久也而可以迎之於朝暮文字之功豈淺尠也哉形之所象意之所會即物皆可名即事皆可記許氏說文若干卷足矣然以若干卷所載

之文乘之如六觚摩之如八卦引而伸之爲句不已至於爲章爲章不已至於爲篇則其所以爲書者將以澤而量之踰月而更時未見其止豈一人之身所可包括而有之耶此徐元藝宇宙集之所由作也歟旁搜上窺淘汰簸揚道掇其醇言擷其粹政蒐其可施事汲其所得爲彙爲一通有倫有要其志將不止於是也余謂元藝曰子之所見可謂博矣而其所守可謂約矣知之不可不周擇之不可不精卽如是其進庸有既乎雖然約之於書不如約之於心元藝之學殆未至也夫元藝曰有說乎曰有文者所以載道也文有體有體則局局則一定道無方無方則通通則萬變含萬變趣一定智

者之所不爲也且精神有涯而文字無極安能以有涯之精神隨無極之文字耶道譬則魚也文譬則筌也未得魚不可忘筌既得魚不可不忘筌未得魚而忘筌固也得魚而不忘筌惑也道惡乎在散而在萬事合而在一心故曰冲漠無眹萬象森然是合内外之道也冲也者無底之謂也漠也者無邊之謂也窮乎無底莫如日新盡乎無邊莫如富有富有而日新宇宙集於吾心宇宙集於吾心吾心一宇宙也亦何以是書爲哉元藝曰子之爲說辯則有矣抑宇宙卽吾心吾心卽宇宙陸氏所以淪於頓悟也子之說其殆哉曰唯唯否否陸氏離乎文字而求道未得魚而忘筌者也吾不離乎文字

而求道不得於魚不忘於筌者也相去之遠燕越不如子比而同之過矣元藝曰子之說似矣吾將思之遂書其說爲宇宙集序

送洪生尚贇序 甲辰

龍岡關西之一隅也洪生尚贇世家其地生蚤孤過三十不知讀書躬執耒壟畝間且穮且蔉一日釋耒歎曰人等耳彼爲識字人我爲不識字人何哉趣畚糧走京師逢人問可以師事者誰皆言洪梅山先生可造其門願爲弟子先生心惻然憐之授生朱文公小學生大喜終日正衣冠危坐伊吾不停凡數月盡通小學已而秋風起生喟然曰吾不歸妻子凍

死矣遂歸晝負薪於山夜則析松明取火以温舊課明年春復至受孟子曰伊吾如初秋而歸若將歲以爲常也濱行杞溪兪華煥執盞而言曰君其西州之傑歟何激勵之至此雖然爲學不卒猶不學也君其勉之士之學道顧用力何如耳不以蚤晚淺深如張思叔程門之高弟也由三十而前河南之一蕘豎耳豈自意與遊楊相長雄哉君其勉之生曰吁思叔穎悟人也積不才何可及也曰不然君讀小學思叔之座右銘云何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此其所以爲高也思叔之爲思叔豈穎悟之謂乎爲君計言忠信如思叔行篤敬如思叔是亦思叔而已矣何謂不可及也生唯唯而去

送尹侍讀稗沃堉如燕序

稗沃之使於燕也使余言也夫燕之人滿州之人也則將曰攘而尊之矣而余不言也燕之學姚江之學也則將曰闢而闢之矣而余不言也稗沃不聞奇涯温氏之所以遇東人乎其與覺羅氏何如也吾聞漠北五部喀爾喀最大漠南二十五部土默特最強夫蒙人之強大東人之憂也土默特在醫巫閭之北去燕京不遠也且清人之所與婚媾也其形勢易於窺伺吾恐山前後十六州之地復爲蒙人之所有也歐羅巳之說古今之所未聞也矯誣迷惑爲貉爲禽此而不剿殄滅之無遺育幾何不淪胥以亾也夫顏山農以欲爲道也何

心隱以殺爲道也王氏之禍仁義若是其烈也然猶不敢以聖人爲非也以道則曰良知以學則曰尊德性何至如歐羅巴之道其所道也余故以土默特爲言也以歐羅巴爲言也其將奚暇於滿州與姚江之言也嗟乎使中國而安也東方亦安也使中國而不安也東方亦不安也清人之治亂興廢吾邦之所不可不知也今清主新即位穉沃爲我往觀也武足以讋四裔而文足以化國中子吾將帖席而眠也余見近年以來北屬西氍日至於東方也豈中國之所尚耶何至之富也夫北屬西氍之貴賤乃中國之所以盛衰也

壽祭酒洪先生序 辛亥

陰陽果兩立乎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吾惡得謂兩立陰陽果不兩立乎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吾惡得謂不兩立然則吾惡乎適從曰以其運行則從不兩立者以其能造化則從兩立者夫天地之道一故神兩故化一日不兩則一日之化不行一日之化不行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剝復之道窮上反下而坤之爲卦在剝復之交謂坤无陽可也而所以窮上而反下者如呼與噏間不容髮坤也者碩果之歸也不遠復之藏也坤之不能无陽又如是夫故曰碩果不食碩果者天也不食者人也不食則歸歸則藏藏則復聖人所以惓惓於扶陽者豈強爲之者哉亦因乎天道而已矣宋自南渡以後神州

陸沈華夷兩立及元世祖出而四海一家則舉天下之衣冠化爲氈裘而中國之禮樂文物掃地盡矣不可使先王之道終於泯滅金仁山許白雲陳定宇之生於其時者豈非天耶自朱子時陸氏角立勉齋慈湖各習其師駸駸然至於新會姚江前者唱于後者唱喁則天下從而和之只知有陸氏而不知有朱子不可使聖賢之學不傳於後於是居業錄作以排所謂致虛者困知記作以觝所謂致良知者胡敬齋羅整庵之生於其時者豈非天耶噫嘻夷狄之久於中國莫今日若也邪說之惑世誣民亦莫今日若也所謂歐羅巴之教自有異端以來所未聞之說也涓涓不壅安知其不爲江河也

由前則不可無陳許之流由後則不可無胡羅之倫涯湏以東諸君子所以尊中國而閒先聖者是也莘煥生也晚猶及一二先生之門得聞緒論噫今皆不在矣獨祭酒洪先生在先生之道仁義中正之道也先生之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也年彌高而德彌邵後生小子恃而無恐天其以先生為陳定宇乎其以先生為羅整庵乎將一身而二任也

上即位之二年相臣以先生德望不宜置之邸壑白於朝因言先生夫妻俱在而委禽之歲復至不可不施優老之典

上然之即日遣近臣存問而擢先生為大司憲必欲致之所以敦召者愈往愈摯嗚呼此聖人所以因乎天道者歟先生

之子知縣君感　上惠養置酒而爲先生壽歲正月既望宗族賓客畢至酌而祝先生者相屬華煥作而言曰諸公休矣昔陳定宇得年八十有三羅整庵之得年亦如定宇何爲其然也斯人存則斯道存存斯人所以存斯道也天安得不遺一老乎吾知先生之必得其壽也雖然先生以一身而任定宇整庵之任則定宇整庵之壽亦不足言也先生之壽莫之致而至何事於祝僉曰唯唯退而爲之序以告夫遠近學者

崔氏族譜序 爲崔潤身崔昌奎作甲寅

君子之道廣大而悠久道惡乎大仁爲大仁惡乎本孝爲本故曰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

無朝夕又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道之無根而末可終也如是夫有爲喪服小記之說者曰親
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卽來孫
以下袒免之親以往不與焉必若横四海而無朝夕得無大
而無當之歸乎噫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其此之謂乎夫天地
絪緼萬物化醇者一原之謂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散殊
之謂也以仁則一以義則殊殊則楊一則墨噫楚失而齊未
得也豈有他哉執一而無權之過也遠而自額之所肖則以
四海爲兄弟可也近而止毛之所屬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可也故服以義斷而禘以仁推此乃道之所以並行而

德之所以不孤者也族之有譜也其亦禘嘗之義乎由吾上元元本本由吾下生生化化由吾左右枝枝相對而葉葉相當上之下之孝慈之道遠矣左之右之睦婣之道博矣孝慈之道愈遠則睦婣之道愈博思所以博不可不收其族思所以收不可不修其譜譜不修矣而能於孝慈睦婣者吾未之信也嗚呼東國小國也文獻又不足其人也足未嘗涉乎千里之外耳未嘗接乎千歲之前故燕齊之地邈乎若日南斗北羅麗之世尚矣若禪通循蜚其或圖之以九萬里引之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聽其言也不怒則笑噫嘻其如規摹小而力量不大何哉吾常懼上殺下殺旁殺之義駸駸乎其四

函藏之也其能以爲五爲九之仁擴而充之觸類而長之圖所以愈遠而愈博者耶崔氏東方之大族也自文昌侯致遠世有聞人如和淑公玄祐左贊成淑生刑曹判書應虛此其尤大而較著者也其積之也深其發之也長歷世二十八九而其麗不可勝紀吁其盛矣崔氏之孫啓徵余族譜序余惟文昌侯少而遊中國以黃巢下床名聞天下既還東方隱居求志卒配孔子廟血食千秋名聞天下何其廣也血食千秋何其久也爲其後也規摹力量宜若不小而大也向所謂仁以一之者不望於崔氏而望於何人耶東方崔氏以文昌爲祖者殆十八九然斷港絕潢俱不能上接其世代可據而昭

穆不紊惟望出慶州者為然故是譜也止於慶州其餘他望望修其譜此又崔氏所以能於散殊者也夫豈執一也哉於是乎序

贈金生璣衡序 乙卯

松巖李公遊於三洲之門而三洲之道北松巖之門授受者三而得龜巖李公則松巖之道益著摩天以北廩廩乎鄉成鄒魯而家知禮讓松龜二公之力也龜巖集之刊也我先君子尸其編摩既又為之跋尾以是龜巖門弟子往往從我先君子遊記余少年時北人至吾家者歲三四北書亦然接其人槩乎恂如也讀其書輒纚纚可喜如屯塢林徵士者書至

而人未至然以龜門高弟先子綦重之嘖嘖道林君林君後數年余在吳先生門下徵士之書至以龜巖墓碑出於先生手也問難密徵先生亦殊其所造樂與之往復焉嗟乎余之顓蒙有知乎哉惟吾父與吾師是信父師之所賢吾亦賢之已矣願爲徵士御時來月往于中有年而徵士亦不余棄也問闊千里誓毋替舊好顧徵士已老無以南爲余亦老將至矣倦於遊學恐不獲一往而先也古所云交一臂而失之者豈吾與徵士之謂乎金生璣衡學於徵士者也從余遊其爲日未久然觀於擧止聽於言辭信乎其薰於有道者也每見金生未嘗不如見徵士也金生勉乎哉爲他人弟子易爲徵

士弟子難徵士非松龜之嫡傳耶我先君子嘗言北方之士強而質直有不學學必行之果守之固也南方學者未易爲倫而吳先生在時從遠方擔笈至者繼於門然無實而華先生不喜其取人也寧野無僿故於學者不輕許許北方學者最淺教育而成就之者不少不亦以北方之異於三方而然耶金生勉乎哉吾聞有許生東者亦徵士弟子與生善是亦吾所願從遊者生之歸幸以吾所以告者告夫許生

壽成生耆文大人序 丙辰

忠於莊陵者有死六臣生六臣凡十有二人焉梅竹先生死六臣一人也梅竹從祖弟文斗先生生六臣一人也忠臣

十有二人而處其二焉成氏兄弟何其壯也梅竹以摠管爲父而摠管之子與摠管同日死者不止於梅竹文斗以仁齋爲父而仁齋以下三世生爲忠臣如文斗者五六人噫成氏之門一何多烈烈大丈夫哉豈天地精英之氣萃於成氏之門而然歟或曰摠管仁齋忠等耳天何異視之乃爾耶仁齋父子一於生摠管父子一於死倘所謂天道非耶曰摠管死而仁齋生此乃所以爲天道也何也道出於天待人而行忠義之道致死之道也使忠義之人不死忠義之道不行宜其死也使忠義之人皆死忠義之道不傳存其人所以存其道也是以有不死者不見夫殷之三仁乎其道同而其死不死

不同孰使之然耶天也且使之不死也者是存其身者也使之死也者是遂其心者也存其身遂其心皆所以愛其人也死摠管而生仁齋曾是以為異視之乎近成生耆文從余遊生仁齋之後也謀所以壽其大人者請余文余曰成氏之所以壽異於人非知成氏詳者不能言也吾先祖僉樞府君於梅竹先生姨兄弟也生長同里以節義相尚景安公府君又取文斗先生之弟之子以為配余仁齋之外裔也世有通家之好知成氏詳莫余若也成之中世閒人相望若夏山君若叅判若副提學此其彰明較著者也皆得以高朗令終永世保艾成之得此其不以仁齋之孫耶忠孝成氏之世守也向

使夏山君參判副提學不幸而丁揔管仁齋所丁之時其死爲揔管而生爲仁齋也皆不異矣天之愛之不亦宜乎惟其愛之是以存之存仁齋所以存其道於一身者也存仁齋之孫所以存其道於一家者也夫旣欲存之天之所以保佑成氏者其有旣乎此乃成氏之壽之所以然也生端人也好讀書余意仁齋之流風久而不衰也故於壽其大人也以成氏之所以異於人者言

韓稚綏三觀筆耕序 丙辰

入乎耳不如治之以目出諸口不如副之以手不如也者詳畧疎密不同焉耳是說也吾聞諸淵泉洪先生云輓近世如

顧寧人以詳聞如魏氷叔以密顯此其自爲與爲人亦豈道聽而塗說者比哉子言之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文亦道也知及之矣不思所以守之何以知爲能於詳而不能於密是爲劉越石而已矣越石之爲將也長於招徠而短於撫馭能招能撫余於洪先生見之矣上黨韓章錫稚綏先生之外孫也余頗從其遊稚綏好讀書吟不絕披不停又喜爲古文文不與歐蘇爲三不置一日以其所爲三觀筆耕者示余余噫曰先生之風其存焉乎觀不止於一二稚綏之學何其閎也以管自隨如農夫之不釋其耜稚綏之業何其專也觀而筆之手目偕矣稚綏之爲此其亦先生之流風乎

然稚綏其以手目而已乎將有以進於此也稚綏曰何謂也曰吾聞之人之爲體者百心爲之主目之所治手之所副心有不至者乎是故視而不思則不明言而不思則不從思者心之官也太上不思而得其次思則得之其次思亦有不得者夫不思而得聖而後可者也豈夫人而能之者哉故曰愼思之又曰有不思思之不得不措也不措而不得者未之有也是故思曰睿睿作聖聖與作聖其至一也通微之謂睿無不通之謂聖通微而無不通則邇之一身遠之萬物有倫有要刃迎縷解凡所以觸於其目者靡不渙然凡所以注於其手者靡不沛然夫如是百體惟令之從聲入斯順言出

斯章雖四寸之間亦未必跡畧而況於治之以所詳而副之以所密者乎不然則其所謂詳且密者適足以肆其書而鈐其說亦何以詳密為哉世或以先生比於顧寧人是不然或以先生比於魏冰叔是亦不然余之事先生有年數矣先生之學本之以經絡之以史得之以心反之以身措之以事仁以居之義以行之義之精而智之周無所處而不當先生其通矣乎是故有不視視必明有不言言必從以詳則寧人近之而其詳也有要以密則冰叔似之而其密也有倫先生其慎思之者乎此乃先生之所以為先生也不察乎此而語其手目而已則是何異於指山之一草而曰山焉者乎稚綏其

恩之哉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維綏其勉之哉

贈閔正言稚教胄顯序 戊午

上之九年秋以閔君稚教爲司諫院正言閔君爲正言月餘喟然而歎曰可以去矣爲正言而不能正言恥也乃去歸同福嗟乎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古之道也閔君其亦行古之道乎公卿大夫不能爲公卿大夫則去庶正百執事不能爲庶正百執事則去牧守令長不能爲牧守令長則去去者相望於道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爲斯世也存斯道也閔君之去不亦不報而報者乎抑吾聞

之古之君子進而亾所施退而有所修閔君之去也其亦思所以修之乎閔君祭酒唐城公之徒也喜詩書仁義之説與余遊六七年輒討論不倦閔君所以退而修之者其在是乎夫士之所以爲士仁義是也仁不熟不足以爲士義不精不足以爲士士之所以爲任者不亦重乎閔君去矣既以正言之不能正言而恥之亦將以士之不能爲士恥之矣

記

遊蔣氏園記　甲辰

蔣氏園在終南山紫閣峯之西去吾家二百步而近舊有蔣氏家焉蒔花而樊以爲園今蔣氏家不在園亦榛莽爲山而

謂之蔣氏園者仍其舊也六月甲子積雨止蟬聲益清余步屧西隣訪洪憲卿沈君憲先在焉已而洪聖用至已而君憲之弟天甫至君憲顧憲卿曰鄉者有个溪之約今積雨初止溪水必噌吰可聽且水檻清涼宜避暑盍與諸君圖之聖用曰不可个溪去此可三四里矣歊赩如此流汗成漿而涉重淵度疊岡披蒙茸尋窈窕未至个溪郎喘喘然將死何暑之避不往便君憲曰雖然吾將往君憲凡三言聖用凡三不可憲卿曰君憲固有約矣吾為君憲成之乃謂君憲曰蔣氏之園兩水合焉亦个溪也策杖而前曰諸君從余衆從之君憲猶不釋然也既至林擇其茂草選其緐翳之當蓋籍之當蓐

谷不甚遼而炎蒸不到清泉在其左右左者涓涓尔淅尔流右者衮衮出樸樕間至石而墜其聲琮琤然酒半聖用注目于泉若有所思有頃曰美哉水乎可以濯足矣君憲依爾而笑曰是惡足為水聖用之安於小如此其不之丫溪也宜哉余曰異哉君憲大者為水而小者不得為水耶如子之言子以聖用為小安知無以子為小者耶以丫溪觀之蔣園小以大於丫溪者觀之丫溪亦小子與聖用果有分乎將無分也孔子曰智者樂水沆瀣亦水也江河亦水也可樂一也大小何擇焉且噌吰宮也琮琤商也洪纖清濁不可去一子安得是彼而非此耶君憲曰何謂其然也彼亦小此亦小彼亦可

樂此亦可樂一此不休其與莊周氏奚異爲孔子之徒奈何效其說爲余謝曰然敬再拜受賜雖然吾能終其說子云孔子之徒如子夏能於小而不能於大者也子游反是者也聖用似子夏吾子似子游吾將以子夏爲賢耶以子游爲賢耶吾不得而知之矣於是君憲笑聖用亦笑四座皆粲然遂引觴更酌盡歡而罷日已夕矣

鄭孝子旌閭記 癸卯

上之八年有言故 獻陵叅奉鄭煥輔事親孝者 特命旌其閭明年春赤脚成某郡某爲文而記之曰中庸言天下之達道五而父子居其一達道也者中庸之道也非索隱行恠

之謂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父母生我吾之所以德吾父母者將何如也存吾不可不致其愛沒吾不可不致其哀是爲人也哉所性存焉耳是故孝之至者惟庸德之是行人不得以孝子稱使人以孝子稱曾是孝乎是故古之言孝出於傳記者曰洞洞然而已矣曰切切然而已矣周公以下閔子以上不過如此夫焉有炳炳烺烺可以特立而獨行者耶後世則異於是割股爲孝廬墓爲孝雪筍生而氷鯉出爲至孝不如是其孝不足道甚矣人之好恠也余嘗讀鄭公行狀鄭公眞孝子　熙朝之表公以樹風也宜哉公河東人文獻公一蠹先生之適孫也父母食亦食不食亦不食公之至性自幼

而然故存則愉婉於外没則著存於中洞洞切切其道兩至而未嘗爲苟難斬截可以見知之行向所謂惟庸德之是行人不得以孝子稱者非公而誰也竊嘗聞一蠡先生其學以小學爲主讀小學餘三十年小學惡乎本人倫爲本人倫惡乎大父子爲大父子親人倫正人倫正小學之道立矣先生之風存而未泯者蓋如此惡可與割股廬墓適足以爲人者比哉噫孝者人情之所同然也無所爲而孝者人亦無所爲而稱其孝有感斯應理之所必然也後之式公之閭者尙有以知余言之不誣也

稷下校書記 甲寅

甲寅夏諸章甫會于稷下爲校書也所校者何書朱子大全劄疑問目標補也何謂大全劄疑問目標補大全劄疑尤庵先生之書也劄疑問目農巖先生之書也問目標補臺山先生之書也其顚末有序文在或曰劄疑之行久矣問目標補動輒與劄疑不同問目標補行如劄疑何哉余曰不然問恐乎生生於疑疑恐乎生生於不同不問則已問輒不同其勢不得不然耳使尤庵先生在以待其問安知其不始參差而卒爛漫耶易之傳義爲說不同而其書未嘗不兩行謂仁謂知顧讀者之所見何如耳且所問者不同而所不問者同劄疑不行如問目標補何哉之二書不可去一此讀者之所不

可不知也臺山先生之子善根入會寄余問目標補委余校讎之事是書之剞劂行有日矣余受而閱之顧才智下且衰病弗戡謀於所與遊諸君子曰幸有以助余也僉曰諾或日至或間日至或三四日一至折長補短校書者不下日五人相與討論之塗若干乙若干惟其所當余復何為哉惟袖手旁觀而已凡四十餘日書始完二先生所以嘉惠我後人者於是乎行矣諸君子之功亦豈淺尠也哉書之垂完也余謂入會是書行盍刻校書者名氏入會曰諾衆皆不悅曰吾儕之為此其亦計功乎哉何以刻為余曰不如此功將歸我貪天功以為己力吾豈為之哉諸君子言不可刻者三余言不

可不刻者亦三明日諸君子之人會固辭得入會許諾然後乃去余亦不能強人會以是問目標補行而諸君子名氏不列焉居久之客有過余者語及問目標補余問之曰功成而不居其名曰讓讓者美事也非所據而據焉其名曰貪貪者德之賊也吾其成人之美乎將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乎二者奚先客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哉然則諸君子名氏不可不記退而作稷下校書記所以明校書之不由已也校者凡十四人曰大邱徐承輔元藝也曰延安李大愚保汝也曰光山金洛鉉定汝也曰完山李應辰公五也曰海平尹致聃周老也曰南原尹秉鼎士弘也曰大邱徐應淳汝心也曰潘

南朴洪壽子範也曰南原尹秉益士正也曰驪興閔泳穆遠卿也曰首陽吳俊泳英仲也曰上黨韓章錫稚綏也曰驪興閔台鎬景平也曰驪興閔奎鎬景圜也

海雲亭記 乙卯

海雲亭在三陟府南二十里故處士洪公啓夏所相羊云某年月日新其亭處士之孫贊燮重葺走京師以海雲亭記請於杞溪俞莘煥夫三陟嶺東也地踔遠都人士無因而至吾未知所謂海雲亭者去海幾步入雲幾尺爲亭幾架乃洪生請余記余將何辭以記之哉不許久之得吾族大父蒼厓先生所爲洪處士墓表而讀之處士盖實而無華之君子人也

曰如高子皐曰如許孜曰如庾袞曰如繆肜曰如陸九韶曰如萬石君石奮且道自卿大夫士以下至竈婢耘夫田叟蕘叟莫不一辭誦公賢余蹶然而作曰可矣先生嘗為吏三陟府宜乎開處士之行之備宜乎睹三陟之人之誦之徧先生之言豈過也哉夫考槃在澗得列衛詩泌之衡門陳風不刪澗槃之列也為其碩人之寬也泌衡之不刪也為其有棲遲而樂飢者也豈澗槃泌衡之是取乎是亭也為君子人所相羊是亦澗槃已矣泌衡已矣亭以人顯豈必枕海而冠雲者哉記之以君子人所相羊則其語實記之以去海幾步入雲幾尺為亭幾架則其語華以華而不以實非所以為實而無

華者所相羊而記之者也有蒼厓之文在於爲海雲亭記予何有嗟呼世之醇瀉而朴散也久矣殿野最史駸駸乎蠟貌而桅言爲在其先進之從之義也余每翹首遐矚雲逢逢起東南未嘗不懷處士之風而爲之頫昂者良久云

致柬冠記 丁巳

夏四月甲午致柬冠賓爲誰李景學也贊者爲誰尹周老也衆賓爲誰申幼安金定汝徐汝心吳英仲沈稚和沈昇如也親戚會者凡若干人始加緇冠幅巾服深衣緇冠周公之禮也幅巾朱子之禮也再加軟巾服襴衫皇明進士服也三加金冠服朝服 本朝卿大夫服也冠有笄服有韠上衣下裳

珮玉執笏其亦先王之法服乎祖聖宗賢念大邦從時王三
加彌尊在其中矣醮而字字曰大有賓别作辭余於是日有
所喜五有子勝冠一也行古之道二也以景學爲賓有禮者
也三也吾友有禮可以爲賓者惟景學與幼安耳以職事閒
劇舍安請學是日安亦閒巍然爲衆賓前列禮必諏而後行
四也周老之冠也先君子爲賓而余爲之合紒今周老合紒
吾兒以母廢舊好五也但屋甚小天又雨禮儀未備賓客多
不旣者人以爲踦然凡事踦則不盈不盈則有待有待則方
來福之所倚者也此又可喜不止於五矣作冠記以志其喜

跋

跋尤庵先生顏巷帖 庚寅

尤庵先生既沒後百有餘年而華煥生生髮未燥已聞先生爲東方之大賢也惜乎吾不及先生之時親炙於先生之門也吾家有大書顏巷者出於先生之手者也其勢森乎如老柏長松耿乎如秋霜夏日使烏衫袖白鬢髮而學之者瞠乎其後也噫嘻吾得先生之爲人矣其貌魁然其目炯然其氣至大而至剛矣乎吾聞二程之學於周茂叔也每令尋仲尼顏子之樂使吾及先生之時親炙於先生之門吾豈有異聞乎哉亦曰仲尼顏子之樂而已矣之二字得爲吾有先生其謂我哉吾將奉而周旋以求先生之道云爾

跋沙溪先生綱目標識 癸丑

金氏家所藏綱目沙溪先生之讀本也有標識在盖先生手跡云其在漢永平八年者有遣使之天竺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攝摩騰以歸十九字是元人汪克寬綱目考異之文也先生嘗以佛法之始入不容不特書謂綱目有闕文其說見於宋文正所撰語錄是標也無乃取彼補此之意歟夫伏羲之易改於文王孟子之說仁其益之以義者多於孔子其故何也聖人之憂世也深而世益衰則憂益深前後詳畧之不同良以此也先生之取彼補此亦其衰世之意歟抑吾聞之小學成於劉子澄綱目成於趙幾道小學綱目豈能一出於

朱子乎語類與綱目其說有矛盾如狄仁傑匪死伊卒是亦朱子之意乎朱子嘗與子澄書其欲去鄧攸事者丁寧而子澄不去又安知不以佛法特書言於幾道而幾道不書乎朱子事業闢佛為大若明帝之遣使天竺朱子之不予審矣然則先生之為此其取汪而補朱乎將取朱而補趙也先生之孫洛鉉出以示余余盥而讀之曰此雖片言其有無於天下後世也不少豈君一家之所可私哉請有以廣之

夷狄等耳大秦與天竺有閒乎向使中國不與之通其教行乎哉大秦之禍烈於天竺其所由來史不當特書耶然瑪竇之入也明使未嘗之西顯皇帝豈有過哉過在臣下其徐光

啓乎嗚呼先啓改歷世傳地球阮元交市鴉烟大行遂使冠帶之倫爲介爲鱗其亦不仁也哉斷之以先生書法在明則徐在清則阮其罪不當在傅毅下挺之與刃相去幾何西教之染於東久矣奇技淫巧式月斯生彼尊奉而爲之者不足言至於文務其新物寶其遠而求之惟恐不及者抑獨何心是徐阮之續而先生之罪人也可不哀乎先生之標識綱目其年月不可知然先生五十有六歲萬曆三十一年有使臣朝京者以堪輿圖東東人之知有歐羅巴此其始也先生其不知乎不知則已知而不憂之深而慮之遠乎憂之深不得不言慮之遠不得不書先生識此其在五十六以後乎

題

題淵源誌狀錄 庚寅

淵源誌狀錄旣成難者或曰是錄所載皆是我東諸先生行蹟則不必以朱子首載或曰東方理學祖於圃隱則不當自靜庵始或曰尤春以後諸賢亦不可不入錄又有謂採錄文字旣不問狀誌表碑年譜遺事則其多寡詳畧之參差不齊不無抑揚之嫌又有謂先輩文字妄自節畧分段有欠愼重之道此數說皆似矣抑未之深思耳夫冠以朱子所以著統之有宗也斷自靜庵爲可徵也止于尤春有俟於後也況是書之編不敢以述作自居則遠而守紹賢已定之論近以遵

聖廡從祀之典爲庶幾於寡過而其或有未及焉而不敢遺者以中間淵源之所在耳凡此皆兢兢致慎而有非容胸臆之所裁者然也若夫採錄之參差不齊或以事蹟之有多寡或以記述之有詳畧也文字之節畧分段或以床屋之不可疊架或以要領之易於提挈也余既與閑乎次輯之義而恐起後人之爭端故畧書其發凡起例者以附其尾

書尹文伯奎錫崧陽書院詩後

張南軒有言義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朱子大其言謂南軒發前人所未發然胡致堂生於南軒之前而斷豫讓曰讓也無所爲而爲者眞可謂義士致堂此言非南軒之言而何南軒

從胡五峯學五峯致堂之弟也將南軒得之於五峯歟然致堂之言專而不咸南軒之言動而不括古語不云乎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致堂其南軒之藍歟余見尹文伯崧陽書院詩曰綱常吾分內非爲大名傳豈文伯亦有致堂而然歟何所見之高也勉之哉文伯引其專而伸之以至於咸也

余讀三學士傳至謂三學士喜事釣名未嘗不掩卷而太息也爲此說者亦橫目而絲身耳所見之乖剌胡至於此噫嘻爲此說者生於圓隱之世將爲高呂矣將爲李敷矣將爲趙英珪矣

書廉處士大學圖說後

余少也聞羅州康處士宗瑜以讀書潔身爲一鄉所推心忻然嚮之願爲之執鞭顧處士不至京師余亦無因而之羅州不得目其貌耳其言歲甲辰處士之子德基以處士所著大學圖說來示余處士之沒已五稔矣余受而卒業其書以朱子章句爲主沿泝朱子上下觸類而長之既又爲圖若說圖冠其首說綴其後天人以經之道器以緯之所以發明乎章句者闡中肆外泓涵演迤處士眞讀書也哉處士所著有近思錄劄記又著聖學正範如律呂筭數田政軍制靡不發揮余未見其書然處士之學於明明德新民不欲去一處士所得於大學者如是夫余嘗作大學圖圖凡十一就就焉本文

正義之是視不敢觸類而長之如處士之爲豈余所見泥而不通而然耶惜乎吾不及處士時挾策發難而聽其可否之論也羅州人以生死而飽飢德吾曾大父靖憲公爲之立祠祠之羅州之士至今多往來吾家者余以此知處士本末甚詳云

題竹堂詩後

古竹堂詩共六篇堂以竹名似竹林會者七人七賢之數也余與阿和俱七賢之大小院也故德安詩引竹林事蓋記實也是會也夏卿以戎不飲余以不能詩不賦孝則所引淵明止酒子固無詩亦記實也嗟乎竹林之會七賢齊名悉乎齊

齊其飲也齊其能賦也今會者七人不飲者一不賦者一五賢而已惡得如竹林之不相上下耶雖然夏卿之不飲是不爲也賢於竹林者也吾之不賦是不能也不及於竹林者也賢者不可不企而及之不及者不可不引而進之諸君子其有意乎嗟呼吾寧不能賦詠懷詩一首不以六十日長辭爲賢以吾之不願嗣宗知諸君子之不願叔夜伯倫也

題全義縣忠臣孝子傳後

余之述此傳也將以鋟梓而壽其傳也述而未鋟免官而北傳遂不復梳櫛而藏之巾衍矣日金生秉淵自全義來曰吾鄉之士方謀鳩財鋟子所欲鋟盡以原書畀我余不許生曰

子之述此傳全義人莫不知不曰鋟梓而壽其傳乎何前後之相盭也余曰此傳之鋟在全義則可不在全義則不可彰善癉惡縣令之責也曰不然述固子之述也鋟亦子之鋟乎吾鄉之爲子何與焉且君子所以勸人爲善豈獨縣令也哉幸勿固辭余乃出而潤色之以付金生仍識其顚末于下方越五年甲寅仲秋也

書閔景圖大德篇後

余讀閔景圖所爲大德篇篇末曰天其不復生大德乎嗚呼天豈其然乎余乃三復而作曰淡矣哉景圖之意也余嘗作梅菊說曰天地之間不可使一日不春一日不春則乾元息

矣是亦景圖之意也出而示之與之相笑而莫逆也旣以謂景圖曰吾旣與子同矣請與子終其說曰何哉子所謂天者吾聞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爲生人者天地之心也是以人有一天而天不能外於人至於蒼然而在上者則天之形耳嘗是以爲天乎德者得也人之所得乎天是也行道而有得於心是也德不在我乎哉若以天爲天而不知我亦有一天德不修矣則曰非我也天也彼蒼然而在上者亦將如之何哉吾曰非我子曰非我擧天下之人亦曰非我則世無大德已矣吾未知復生大德者誰耶嗟乎吾老矣不如景圖之富於年也使景圖而前則吾尚能躡後塵而從之矣

題金生鶴遠詩卷

嶺南古稱有敦愿樂義之風東方大賢前有靜庵退溪後有栗谷尤庵高山秋陽萬口一辭而嶺南不然知有靜退而不知有栗尤者何也豈栗尤之賢不如靜退而然耶將嶺南之風醇於古而醨於今耶金生鶴遠善山人也以其詩來曰石潭秋月曰華陽春秋余灑然異之生其南州之特歟何衆楚之咻而能於齊語也然嶺南七十二縣冠帶之倫甚殷心之公見之明獨金生乎哉吾將因生而求之也吾有所受於前修者曰退溪善言學栗谷善言理余以是掇取二先生語編而爲書行有日矣金生幸爲余言之嶺南之士其有與我讀

是書者乎

又題

生之遊京師有年數矣館吾里中與之晨夕余所以有是作也一日生告余曰親老矣不可以遠遊遊亦倦矣退將復修吾初服長揖而去噫余既以石潭秋月華陽春秋殊生之見也今又以退修初服大生之言而高生之蹈也生之所謂退修者豈有他哉石潭華陽之道也去矣聲遠異日有自嶺南來者曰洛水東西閭閻秋秋家聖讀而人儒行吾將曰此乃昔日館吾里中者金生之力也

引

廉氏族譜引 癸卯

君子重家風家風不正後世何述矣坡州之廉舊爲東方大族中世以後遂不顯然往往有忠臣義士出布衣勤 王見於其譜者不可一二數何其壯也夫人之有始祖猶萬物之有太極也萬物生於太極卽萬物各有一太極千百人生於一人卽千百人各有一人之典型何以知一人之典型以千百人之所同而知之也廉氏惡乎同同乎忠義豈廉氏之先有以啓之歟何世傳而人守之也雖然廉氏之衰已甚倘所謂天道非耶向使勤 王諸公顯而在朝廷之功之節將炳烺國史流風聲於百世矣豈但見於其譜而止哉嗟乎忠臣

義士見於譜而不見於史非一家之不幸也是一國之不幸也

銘

金渭師尚鉉家藏古釖銘 并序

金渭師家有古釖一枚渭師七世祖光南公以大將軍出入持以自隨而其曾大父經山先生讀易冠嶽六十年未嘗一日去左右云渭師之友杞溪俞莘煥曰光南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者也經山先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也是可銘銘曰

釖乎內明者智也外剛者義也惟義也故用之廟堂之上截

乎其陰陽之所以扶抑也惟智也故用之丘壑之間灼乎其吉凶之所以失得也物有時而顯晦也人有時而進退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以无悔也

李忠武公雙劒銘 并序

李忠武之功在 我朝五百年莫之與京微忠武吾其為蜻蛉乎余觀野史李文成公聞公之名願一見之亟遣人致其意時文成為兵曹判書公謝不往文成先朽往不賢而能如是乎方公之乘勝至南海也倭寇殄殲且盡公念平秀吉死 國家不復苦兵矣而奸壬旁伺朝夕且岳倭我矣則自免胄中丸以死不智而能如是乎余以為忠武

之心早似武侯晚似子房其倏然而化者不亦冥冥之鴻耶夫惟其心之如此是以其功之如彼而世之言公者以公之功不以公之心其亦淺之爲知公乎忠武公祠堂有寶釼一雙與公相隨以成功者也公之九世孫完熙出示余脩丈餘其刃若新發於硎揮之風颯然使人如在閑山之下噫嘻忠武之功觀於是釼而可知也而忠武之心觀於是釼而不可知也銘曰

干將兮莫耶龍泉兮太阿無前兮無下截盤匜兮斷牛馬于嗟乎物與人兮以類從也吾知是釼之不躍於鑪兮又將見其隨水而化爲龍也

孝宗大王鐵鞭銘

崇禎十年我 宣文王以鳳林大君如瀋凡九年而還時朱氏之社已屋矣 王旣卽位慨然欲爲之湔羞日夜謀北征中原者尋 禮陟未果嗚呼此千古志士所以搤腕而長吁者也始青平都尉沈公尚 王次公主 王賜都尉鐵鞭曰異日北征爾其以是戮力副之以盔一鎧一脩釼一鐵鞭卽 王爲鳳林大君時如瀋而還者也至今在沈氏龍鏤宛然臣華煥因都尉五世孫樂中請拜手稽首爲之銘

於戲前王藏器以待時也使人假之以年數明室之存亡

未可知也奈何其不被諸驤首奮鬣蹄閒三尋之馬磬乎遼東西一望千里之野星奔雷邁飄至而風馳也而止一家之所世守棲之高閣二百年之久駸駸乎其含蝎孕蠹而穴藏長蹄也噫乎成功者天非人之所能爲也惟我 前王之苦心血誠昭乎日晶亘萬世而有辭也鞍乎鞍乎不爲無助於洪覆大塊之不壞而支也於戲 前王風車雲馬茫洋寤乎帝鄉周流乎八表兮忽臨睨夫東方宛然龍鏤之如故兮雲馬爲之躑躅而彷徨於戲 前王要千秋而不忘

燕居十二銘

屋極

物與无妄命也民受天地之中性也性之者聖也存心以養性者敬也爾其念哉毋不敬惟天下至聖爲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屋漏

一啓一處上帝臨女一步一跬昊天及爾

牖

牖外之日兮牖中之囧囧兮牖中之火兮牖外之耿耿兮囧兮耿兮君子之炳炳兮

戶

入如有人出如賓

盤

聖人惜寸陰衆人惜分陰聖人日日新衆人時時新

盂

使爾知足漿也酒灌也肉使爾不知足豹胎熊蹯萏於口而

𢡟於腹

几

惡乎據據於德德也者得也惡乎依依於仁仁也者人也

杖

弗曲而直弗柔而剛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冠

冠之圜也以象天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也

帶

解兮心乎懈束兮心乎邀束而立也使我嶷如也束而趨也使我翼如也

衣

衣不著新孰與乘馬而不知牝牡此人胷中馬也無彼人胷中衣也有

屨

屨乎有爾吾行無爾吾止吾其待汝而行止耶吾行爾行吾止爾止爾其待我而行止耶爾能使我不能行而不能使我

不能止行亦吾行而止亦吾止耶

席銘

我先子嘗作筆銘曰心正則筆正奈何不敬筆正則心正奈何不敬所以示表裏之相須也竊取其意作席銘

席不正心不正正爾席毋不敬心不正席不正正爾心毋不敬

穉子屐銘

著屨安著屐危與其安而放心也寧危而自持

續屋漏銘

余作屋漏銘曰一啓一處上帝臨女一步一跬昊天及爾

既而曰未也靜存而動察皆合內外之道也治於身而不治於心可乎遂掇孟子兩言禮器兩言作續屋漏銘一存一去上帝臨女一回一美（一作笑）昊天及爾

箴

敬齋箴亂（丙辰）

李生秀敬問敬余告之曰動靜無違表裏交正賦小昊淇澳以亂之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靜如履薄冰動有斐君子瑟兮僩兮裏赫兮喧兮表

鳳棲集卷之四目錄

鳳棲集卷之四

杞溪俞莘煥景衡 著
門人達城徐應淳 校
清風金允植編輯

祭文

祭老洲吳先生文 癸巳

維崇禎四年癸巳十二月丁酉朔九日乙巳門人俞莘煥敬祭于近故　世子贊善老洲吳先生之靈嗚呼哀哉先生之德昭金粹玉先生之儀停鸞峙鵠先生之學無適無莫旣崇且卑旣博且約先生之道不離不雜旣顯且藏旣散且合中

積外發下學上達卓哉先生展也大成令聞日馳令望日崇
有綸自天朝旌暮弓亭亭皎皎衡門考槃荷衣芰製婆娑江
干江干寂寞有圖有書士也挾策雅雅魚魚先生之教有繩
有尺曰汝小子毋偏毋側以博爲悅其蔽也駁以濮爲悅其
蔽也鑿是以說經切近平易不以文辭惟理惟義鄭孔是非
如皋黃驪舜蹠公私如牙澠淄門人日親頗卒承教胡不百
年俾也有造嗚呼哀哉鳳去于郊有獝其羽龍亡于淵有鰌
斯舞吾道如晦孰星于天邪說橫流孰柬其川孰爲吾黨學
者之倡孰爲京師四方之望笋也之伺垂三十歲先生不棄
聽我採蕘惻我冥擿指我以南悲我素絲染我以藍藍我朱

我我歸我依靡依靡歸我則日非昔我升堂衿紳秋秋兮我升堂帷户幽幽慌兮惚兮如夢如癡兩泣風噪山哀浦思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小惠文

維甲午二月癸卯巳女小惠之柩將行其父與其母爲具酒食陳于其前長嗥而告之嗚呼吾生男子子二未幾而皆失之既而得汝聞汝呼爺而後始知有子父之樂也吾之視汝不以女子子而有閒於男子子也汝生四歲吾隨家大人就食坡山而勢不得以妻子行汝母與汝與汝妹皆寄婦翁所居則歲三四入京或一旬而歸或二旬三旬而歸總之吾與

汝相見歲不過八九旬矣吾之思汝固不置而汝之思我則異甚吾之來也踴躍顚仆去則涕霑頤有日嘗自語曰人皆與父母聚我獨不然何哉語已一唏吾聞而悲之誓言買數間屋以汝母與汝與汝妹行其計未遂而汝則死矣吾與汝竟不得一日聚嗚呼是命也耶汝今八歲死矣以年則下殤以月則不足故以禮抑情止於易月之哭而吾之思汝尚可以日月計耶今將以汝柩行瘞于漢水之南以汝生前思我之心死豈肯舍我而去乎然是吾曾祖高祖之兆次也父與祖無以異也汝其歸依母或彷徨而不前也

祭臺山金先生文

嗚呼先生内明而外剛如景星之在霄漢如底柱之在黃河雖漫漫而夜浩浩而波其精神氣象炯炯而峩峩嗚呼先生匪天地正氣而何先生之沒也英魂毅魄必不烟消而雲散縣於天耶明星之爛兮蟠於地耶南山之矸兮嗚呼先生本之爲德行表之爲經綸上可以致君下可以澤民而溪山之中寂寞之濱以魚鳥爲羣以林壑爲隣有否無亨轗軻以終身柰何先生能於天而不能於人士窮乃見節義兮自古而然鄉使先生不否而亨左右 㕔氈先生事業雖赫赫可傳而皎皎物表之節將無得而稱焉與其功加於一時豈若百世之下聞者興起况世道日下士氣風靡寧使斯民不得蒙

其澤不可使士大夫不知廉恥天之意固然兮無感乎先生之止於此雖然先生之道發而爲文者蔚然爲作家之正宗道麗而典雅幽峭而蓄容離之不見其鑄合之不見其縫剖析是非則快刃利鋒指陳時務則活虎生龍至於天人性命之際則亭亭焉横嶺而側峯吾黨小子將有所守天下後世亦將有所取然則先生之道雖不行於今而可以行於後繼則暫信則久先生之心其或無憾也否嗚呼先生華煥之愚竅啓鈍根不意先生一見如故傾倒盛尊人言先生典凝如冬寡笑與言獨於吾子藹然如春陽之溫先生德音俾也可議誓言夙夜操技以待門一朝山頹萬事瓦裂江雲慘澹江

水嗚咽一聲長嘷涕淚漣洏允今之人莫知我哀兮噫

祭沈君憲文

允今之人靡哲不愚一有先入守之如株嗟嗟君憲與古爲徒旣新且富時異歲殊少日稠廣半面須臾子於是時鄭鵠謝蝴心錦口繡紫鳳天吳玉價珠聲闐郭溢郛坡山之湯旣接枌榆洌水之櫜衡茅亦俱子來起予矩步繩趨月露去華魚鳥謝娛梅山伊邇我型我模朝旣函丈暮復尺樞退而覃思不輟伊吾載濟載沿于泗于洙子嘗告我道無精粗有本有末德乃不孤探之鈎之鄉飲士虞揖之擢之淡衣投壺聚而辨之陳王薛胡取而注之韓柳歐蘇子之所道如康如衢

乘堅策良載馳載驅人亦有言燕越朝晡何斯違斯千里半塗念昔造子子顏春敷馬倚僕卧有滑無酤倡予和女一喁一手以雅以南以典以謨出入幽顯卷舒精埒不同而和弦韋相須易子朱呂知己鍾愈交情日親永矢不渝嗟嗟吾憲今也則亡宿草玄塚素月黃壚悲切芝焚計乖逢扶兩鸞凰感萬事一吁（一作嗚呼）我焫維薌我酌維醹陳詞于前知乎否乎

祭李成伯文

靜澹齋李公成伯以辛亥冬不起其友杞溪俞莘煥以纍人在洪川縣麻而未紼明年始往哭之又明年爲文以祭之嗚呼成伯人之生死其在天乎抑生也偶然而死也亦偶然乎

生死而損益於世者有之生死而不損不益於世者亦有之
天與偶然其將無分於賢與不賢乎造化之醨而不醇也久
矣氣之粹然可以凝道者不當有於今日斯人之粹也曷爲
而槃於大專乎不槃則已槃而折之一何相反於後與前乎
爲當折之不存其人可也奈之何置之不生不滅之地十有
餘年乎人之勵存其亦道之所以緜延乎將道之凝也非時
而氣之粹然者在所當憐乎抑存斯人也使人曉然於爲玉
則碎而爲瓦則全乎不然則成伯亦偶然而生而死之人也
吾之此言無乃之所親而辟焉乎嗚呼成伯吾之辱知於子
有年數矣子之德懿吾得而道其一二接其儀使人可愛澹

澹乎若清水之芙蓉也聽其言使人可畏亭亭乎若大冬之寒松也讀其所為文切實而明白井井乎若橫之為嶺而側之為峯也至若心事之光明正大表裏如一此正古所謂眞士夫者而求之近世指不可以屢屈即不論子之年數不幸而不至於大耋但使進而不止以迄于年數所至之日子之所造亦將不羣而度越吾安得以子之生死而同乎萬物也然此可與知者道不可與不知者言孰愚而亡孰賢而存嗚呼成伯荒烟野蔓宛其古人而春窓秋堂與之開卷而上下者邈若前塵已矣已矣悵悵乎其何之笑萬事一噱子其知耶不知耶

哀辭

金士肯肯淵哀辭

上之二年古心金公士肯擢春到記第一朝野為之相賀明年士肯卒朝野為之相弔問其所以或曰為其多聞也是不然多聞則泛泛則日選於物不知所貴何以多聞為哉或曰為其能文章也是亦不然能文章則華華則中枵然未必有何以能文章為哉或曰為其深於經術也是為近之然吾未知所謂經術者章句云乎將措諸用者乎若以章句而已豈無他人余少與士肯不相識既識亦不得亟見而相知則深士肯蓋多聞而選者也能文章而不枵然者也深於經術而

措諸用者也使士肯進不得行道卽退而立言施於今而惠於後居一於此此正朝野所宜前賀而後吊者也不此之爲其亦淺之爲士肯乎余嘗以辭之未達告士肯士肯有問曰君其未達於理乎余笑而莫逆也既而聽余說詩亟稱余善讀詩若以余爲知要者此吾兩人相知之始也嗚呼士肯死誰與語此士肯有子曰民秀從余遊民秀亦奇士有士肯風其多聞而選能文章而不楞然深於經術而措諸用也行有日矣士肯其不死也夫作金士肯哀辭噫乎士肯生也特兮淵渟嶽峙龍虎之不測兮淡而不厭君子之德兮我畜我德繄多識兮經經緯史日肆力兮如牛之際耆其齝兮如狐之

腆晏其緎兮不夸不眦無華而愊兮彼肆而鈐德之賊兮拂而增益不揚而抑兮既極乃通中道而踣兮人亦有言君子而國兮胡不少留俾我盡兮壹而直兮神不惑兮消斯息兮果不食兮彼巍巍兮荷則克兮儀以式兮考之翼兮何日忘之素冠而墨兮

李保汝 大愚哀辭

李保汝余晚與之交以面則三以書則五宜若其交之不深而淺也然而聞保汝死涕潸然下即自少所善月三四相迎間數日相問聞者無以過之何爲其然也保汝襟溪先生之子也先生之德音爲則而行爲範余慕之久也不敏也未及

其門遇於祭酒唐城公所先生曰何晚也道我先人事微之以色語款款不能休余之役於先生且有日而先生不我待矣余項項然不自得久之見保汝如見先生先生之典刑在於保汝矣李氏自靜觀芝村以來世世以儒聞至于先生兩賢不足三保汝又祗遹祖考惟朱子書讀使保汝壽其進有涯乎吾將因而宗之以求三賢之道吾之嚮於保汝者若是其深也保汝不以我弗類所以憧憧於我者入吾耳不一既而余以言招尤拳踴四至士大夫羞與爲伍獨保汝憂歎不已曰生斯世也書亦不可讀耶殆時運也夫乃謂吳君英仲曰久矣此丈之不見也業已欲往往又不可不早夫既有訕

之者矣獨無不詘而訪之者乎未幾至所以禮我而親我者反有加於前也噫保汝之賢其亦有取於我乎豈保汝將死失其好惡之常而然乎保汝之嚮於我者又若是其深也雖自少所善月三四相迎問數日相問聞者何以過此保汝之爲人余固未之詳也聞諸唐城公之子憲文英仲之叔父德輿曰保汝表裏瑩澈者也喜怒不形者也不病人之不己知者也憲文德輿皆信士也言又不約而合豈所謂喜而溢美者耶其爲人也如此使我早得交保汝與之源源吾所以礱而錯之者其可一二數乎交既晚也又遽失之也迺至於三書至於五是命也耶嗚呼其可悲也已嗚呼其可惜也已作

短辭以舒其哀
芝山之雲兮靄其白兮樸溪之水兮泓其碧兮出國門而東騖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兮雲空兮水流緤余馬兮夷猶

雜著

大學圖說 大學圖十一只錄首篇圖說

或問此圖之三分八條似與章句不相合語其工夫則只以身家爲界可也語其功效則只以知行爲區可也而不此之爲上下二層皆分而爲三者何也曰章句所以分此八者者一就本末上說一就終始上說所以工夫則界以身家而功效則區以知行者也章句之說要簡而不要煩故一橫一竪

不暇及他然若論用工收功之實則於其本末而各有知行之區於其終始而各有身家之界又焉可執一而廢一耶按語類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也要做三節看又曰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修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也愚之爲此蓋亦有所受矣豈敢杜撰以速不韙之罪耶

大學好惡義利說

朴子範問大學傳之八章曰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莫知其子之惡所以證上文好惡之說也舉一以包二其說

固也至於莫知其苗之碩則語無所當豈所取之在此而不在彼者如中庸所謂人道敏政地道敏樹之文歟曰子知莫知其子之惡因上好惡之說而不知好惡之說亦有所因乎夫溺愛辟也貪得亦辟也皆所以證上文辟焉之說也何謂語無所當且子不見夫傳之十章乎其說絜矩有以同好惡爲言者有以不專其利爲言者此章之說此二句乃其張本也十章所謂辟則爲天下僇者與此章辟字有以異乎是以於其中間說仁說讓以承上起下仁則好惡公矣讓者不以利爲利者也自此以下三章其意一串貫來讀者不可不知也曰此二句之爲十章張本既得聞命矣止以此章言之則

苗碩一句終涉斗然上文五辟既以好惡合尖則此亦只說好惡之辟可也苗之知不知無乃所謂多駢而旁枝者乎且此章以下一串貫來則此章以上亦宜一串貫來而觀於誠意正心二章則不然只說好惡而不說其利之專不專何也曰凡看文字須要尋從橫闔捭好惡是橫而捭之者也義利是從而闔之者也何也好義則公公則一所以好惡之與人同也好利則私私則萬殊所以好惡之與人不同也二說之不可闕一如此豈所謂多駢而旁枝者耶子如未諭請循其本夫人之爲情者其端不一如忿懥以下四者親愛以下五者皆是也而約而言之則四曰喜怒哀樂而已矣喜者春之

象也怒者秋之象也哀者冬之象也樂者夏之象也就是四者又約而言之則二曰好惡而已矣喜與樂是所好也怒與哀是所惡也就是二者又約而言之則一曰欲而已矣好是所欲爲也惡是所欲去也是故經傳之說人情往往拈出一個欲字而言之如樂記所謂性之欲董子所謂情者人之欲語類以此語爲未害周子所謂欲動情勝皆所以約而爲一者也樂記所說意尤分曉下文不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乎雖然情有天理之公有人欲之私故人之所欲其途有二爲善而去惡一也爲利而去害一也欲其爲善而去惡則好惡得其正欲其爲利而去害則好惡失之偏人之有好有惡姑舍其

好惡而察其所欲之公私則於道其庶幾乎是以此章首節其說人情者五而約五爲二子所謂合尖者是也此又引諺約二爲一上一句言好惡之偏也下一句言所欲之不公也文雖對舉而意實合尖其說之有倫有要果何如也至若此章以上之語不及利其勢固然財之專不專是有國有家以後事則語此於齊家以前無乃太蚤計乎雖然格致誠正皆所以爲善而去惡也何徃而非去利之意耶如誠意章所說欺慊拚著之類考其歸皆是義利之所由分也况此二句之旨趣於傳之三章已言之何不觀傳十章章下註乎賢其賢而親其親者同好惡之功也樂其樂而利其利者不專其利

之效也此乃傳文血脉之所以貫通者也
或問子所作大學圖親愛也畏敬也哀矜也三者屬於好賤惡也敖惰也二者屬於惡今曰喜與樂是所好也怒與哀是所惡也然則哀與哀矜有以異乎何前後之矛盾也曰言各有所當也如親戚之死亡哀之最大者也親戚是所好之人死亡是所惡之事就其人言之則以哀屬好可也就其事言之則以哀屬惡可也喜怒哀樂出於中庸及春秋傳皆所以泛說人情之應事者也分之以陽舒陰慘不得不以怒與哀爲所惡而大學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皆以其人之可好可惡而言則其以哀矜而屬

於好者不亦宜乎

中庸鬼神對

李景學過余而問曰中庸之說鬼神何也且鬼神之說不先而不後在中庸之中何也余曰善哉問中庸有脊何謂中庸之脊費隱之說是也費隱有脊何謂費隱之脊鬼神之說是也請爲子言其崖畧中庸所以爲節者三第十一章以上說中庸是一節二十章以上說費隱是一節三十二章以上說誠是一節三十三章又當自爲一節而此則擧其要而約言之是三節而已矣故程子曰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始言一理者中庸之謂也中散爲萬事者費隱之謂

也末復合爲一理者誠之謂也夫中庸者天理之所當然也以人事言之也誠者人事之所以然也以天理言之也君子之道下學而上達故其說始於所當然終於所以然而費隱兩言可以徹上徹下故於其中節而言之費者何也以物之有則而言理之所當然也隱者何也以道之無形而言事之所以然也費而隱者卽其所當然而語其所以然也雖然所謂費隱者豈在中與誠之外哉中之無物不在者乃所謂費也誠之不可見聞者乃所謂隱也故中節節內有以中庸言費者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者是也有以誠言隱者其曰誠之不可揜者是也費隱所以承上而起下者如此然中亦

有所以然之可言誠亦有所當然之可言而費隱之道通乎天人以人言之則費是人事而隱是天理也以天言之則費是理之用而隱是理之體也夫語下而遺上君子不能故首節之首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自天而人也語上而遺下君子不爲故末節之末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是自人而天也橫說竪說不可執一而廢一故中節所以爲說者通乎天人十二章章首不曰君子之道費而隱乎君子之道者人之所當行也費而隱者天理之體用也君子而費隱者卽人而言天也天地之道費而隱君子之道亦費而隱人亦天也天亦人也故語小則以夫婦爲言

語大則以天地爲言而於其章末復以夫婦與天地合而結之道之在天道之在人何嘗區別而言之耶費隱所以承上而起下者又如此吾故曰中庸有脊費隱之說是也中節九章皆所以說費隱然觀於鬼神章上下舉其體用而言之者惟首章與末章而已其餘三章之言小三章之言大則其說皆及於費而不及於隱若使學者讀此六章而已則非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乎且首末二章皆是費而隱之意也至若隱而費之意則首末二章亦不及也末章所以包費隱者即所以行之者一也之謂也即三德而語其所以行即九經而語其所以行不亦費而隱之謂乎夫費而隱從流而上孟子所

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是也隱而費從源而下孔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是也左右逢原見道則見道矣豈若一以貫之之爲豁然耶鬼神之說所以明隱而費也故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子思所以示人者深矣哉前後八章之會極於此章者如三十輻之共一轂此鬼神所以不可不說也中節凡章并舉天人而言之者惟首章與末章而已其餘三章之言小三章之言大則皆言人而不言天若使學者讀此六章而已則何以知道之大原之出於天乎且首末二章皆即人而言天至若天之所以爲天則首末二章亦不言也末章所謂天

之道人之道者其非在人之天人耶夫鬼神之爲德乃天之
所以爲天也程子所謂以妙用謂之神者非此之謂乎能妙
者神也所妙者誠也誠者神之本也神者誠之用也合而言
之天也故此章之說起之以神而結之以誠所以即天而言
天也即天而言天故言天而不言人言天而不言人言人而
不言天乃所以相爲表裏也首末二章即人而言天者於是
乎有所歸宿而首節之首自天而人末節之末自人而天者
亦皆歸宿於此其上下之相應者如常山之蛇擊其中間而
首尾俱至此又鬼神所以不可不說也但前章之末曰父母
其順矣乎後章之首曰舜其大孝也歟所以言小而言大者

其意接續若於其間不容他說而說鬼神於其間者義尤至精而至微何也夫神也者妙萬物而不囿於物者也屈而能伸伸而能屈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張子所謂一物而兩體者非耶天地之道卷之則翕翕則小小者鬼之歸也舒之則闢闢則大大者神之伸也以費則有小大以隱則無小大有也者天地之功用也無也者二氣之良能也一而兩無小大而有小大神非能小能大之樞紐乎惟其能小而能大是以在言小言大之間其說之不先不後不亦宜乎吾故曰費隱有脊鬼神之說是也抑吾聞之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得天地之神以爲心心者人之神也知者心之神也鬼神之爲德體物

而不可遺故心之爲德亦體事而不可遺具衆理而應萬事心之所以不可遺也妙衆理而宰萬物知之所以不可遺也能妙者心也所妙者性也性者誠之復也故心外無天性外無道不明乎吾之心而明乎鬼神之說者未之有也人能定吾神存吾誠妙吾本然之妙馴致乎發微而充周則向所謂隱而費者忽不自知其在我矣天地之心於是乎立矣所謂天地位而萬物育者豈過也哉故中庸曰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而愼其獨也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定吾神存吾性妙吾本然之妙之謂也

洪梅山曰妙契本旨明白精透是可以藉手而見曩哲也

天人贊

尹士弘問曰中庸第三節天道人道之說其亦有序乎天人所以間見而疊出者何也說天者六章而說人者止於五章者何也以此則似踦以彼則似羸願聞其說余曰善哉問也二十一章非此節之體要乎其曰自誠明自明誠者是原始之說也其曰誠則明明則誠者是要終之說也天道行先而知後人道知先而行後故其說之交錯如此其下諸章不當以此義例之耶二十二章盡性是說誠於天二十三章致曲是說明於人皆所以原其始也二十四章前知是說明於天二十五章自成是說誠於人皆所以要其終也吾之所聞於

吳先生者如此此天人所以間見而層出者也天人之說參差不齊不踦則羸子說亦似矣然不知二十六章之說天異於上下諸章之說天乎十六章之首尾俱至吾嘗於鬼神對言之矣就此節言之二十六章其亦首尾之俱至者乎此前四章天人相間而天先於人此後六章天人中分而天後於人語其終始俱是天道則說天於中間而貫其始終不亦宜乎諸章說天皆就聖人分上說程子所謂動以天者是已雖曰天道而其道在人至於此章則不然直說到道之在天者以明天人合一之妙非所謂統之有宗而會之有元耶此不當與諸章說天而一例言之魯公鄭伯不在三桓七穆之外

乎去此一章則其餘說天者亦五章而已天人所以間見而層出者均齊方正不踦不羸其有序而不紊果何如也抑有一說此節所以有序而不紊者豈止於此哉經之以性道緯之以道德仁洪纖交須淺深相因有倫有脊繩繩井井天道人道所以錯綜於其間者乃其一義耳學者之說此也不以性道不以道德仁而規規於天道人道之序則適足為影響皮膜之語尚可與議於探賾索隱立大本而行達道哉然問一而告二其名曰贊君子不爲吾之此說無已贊乎

曰經之以性道者何謂也曰中庸三十三章有一言以蔽之者其混兮闢兮乎混者何也合同之謂也性也闢者何也散

殊之謂也道也中庸之說其不混之以性而闢之以道耶其在篇首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混而闢者也其在篇末則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是闢而混者也肫肫者道也淵淵者性也此豈非一理之散爲萬事而萬事之合爲一理者乎此節之旨其綱有四誠明一也自成自道二也小德大德三也溥博淵泉四也誠也自成也大德也淵泉也皆以性言明也自道也小德也溥博也皆以道言言有淺深而所以混闢則一也混闢者四分而二之天人合一之說（即二十六章）所以介於其間者其不猶湘水之界於吳蜀耶其前二說混而闢者也其後二說闢而混者也其所謂分而二之者非耶此

亦一散爲萬而萬合爲一眞西山所謂運實之中更有玄荷者其中庸之謂乎此性道所以爲經而其說之有序者也

曰緯之以道德仁者何謂也曰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朱子訓道以所當行訓德以行道而有得於心訓仁以心德之全吾請引彼以注此明者知其所當行也自道者行其所當行也小德大德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肫肫其仁心德之全也故曰溥博如天非所謂一節之深於一節者耶此道德仁所以爲緯而其說之有序者也

曰敢問誠明混闢之說曰自誠明者一以貫之之謂也自明

誠者窮理盡性之謂也知此則知誠明混闢之說矣
敢問自成自道混闢之說曰章句所謂物之所以自成人之所當自行以心言本也以理言用也二十二章說之詳矣何問之有若以章句爲不可曉則請復爲註脚之註脚所以自誠者所以然之故也所當自行者所當然之則也心者在我者也理者在物者也本者大本也用者達道也故雲峯胡氏曰此誠字是天命之性此道字是率性之道其說得之矣然性外無道道外無性性者道之形體也故或分而言之或合而言之自成自道分而言之也不誠無物合而言之也成己成物又分而言之而以誠包道合內外之道又合而言之而

以道貫誠其玲瓏穿穴無往而不相值者有如是夫成己實心也成物實事也德成於內則道成於外所謂成物者非自道之說乎誠之爲成道之爲道音導蓋亦古人造文之意如禮也者體也樂也者樂音洛也之類也彼則體語其誠用語其道故曰自成自道此則語誠而分體用故曰成己成物其言雖殊其旨一也然吾豈臆斷也哉吳先生之言曰成物是申言自道之義

程子曰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是說也其中庸之註脚乎發己所以成己也循物所以成物也然成己成物誠也天之道也發己循物誠之也人之道也

下章章首曰故至誠無息故者承上之辭至誠無息所以承此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意也是以下章節節繳此章之說博厚也高明也悠久也此三者仁之所以成己也載物也覆物也成物也此三者知之所以成物也至若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則天之所以自成自道也周子所謂誠之源者是也程子曰於穆不已忠也各正性命恕也吾則曰爲物不貳仁也生物不測知也

敢問小德大德之說曰黃氏所謂性即大德道即小德粟谷先生之所取也見聖學輯要吾何以贊疣爲哉子如不信有一說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不害不悖非和而何

致中則天地位焉致和則萬物育焉位非大德而育非小德耶曰章句以萬物並育爲大德子乃以育爲小德何也曰未之思耳萬物育小德也萬物並育大德也

敢問溥博淵泉之說曰溥博明之盡也道問學之效也淵泉誠之至也尊德性之功也至若肫肫淵淵則因此兩語贊其妙而極言之非溥博淵泉之外復有所謂肫肫淵淵者也其說至聖以小德言之而及於淵泉其說至誠以大德言之而及於肫肫蓋互言之也

曰然則朱子之說其亦不備乎只說天道入道而止者何也曰書豈盡言也哉如易之序卦止說一義中庸章下註亦序

卦之意也引而伸之存乎其人

說詩小序（說詩二十則只錄小序一篇）

詩之道動而不括得於言不得於意爲詩也固而已矣說詩如左不盡說說亦不盡引而伸之存乎其人或曰不盡說可說亦不盡不可朱子何注詩之詳也曰注詩注詩也說詩說詩也詩之道動而不括故說詩之道亦動而不括子亦聞河南之說詩乎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曰思甚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曰歸於正也言止於此吾有所學之矣

洪範演

九疇之序

洪範其天人之道乎初一五行天道之自然也次二五事人道之當然也次三八政以人而代天也次四五紀代天以合天也次五皇極合天以立人極也次六三德人極之兩儀四象也次七稽疑以人事而質之於天也次八庶徵災祥之在天者也災祥惡乎生生於人事之得失也次九五福六極吉凶之在人者也吉凶惡乎生生於天心之感發也此乃自一至九之序也

九序之數

初一曰五行何謂也曰一者不貳之謂也不貳者誠也誠者

天之道也故初一曰五行五行者天道之旨然也次二曰五事何謂也曰二者一之分也其陰陽乎遊氣紛擾善惡分矣故次二曰敬用五事敬者主一之謂也主一則誠矣

三也者以一而統二者也其居參守故曰農用八政政者所以御衆也

一與一合以生二二與二合以生四四者數之合也故曰協用五紀協者合也

五者數之中也一四三二之湊也九六七八之所因而生也是故洛書之文無適非五兩立則二五也四九參連則三五也

九八五其無偏無陂之象乎故曰建用皇極
六者奇耦之交也參其二也兩其三也數之平康者也故曰乂用三德剛克者參之之象也柔克者兩之之象也沈潛剛克者參其二之象也高明柔克者兩其三之象也
七之爲數上下无與與五同功而異位者也九與六以三爲朋八與四以二爲朋而七在其間特立獨行七其奇之奇乎故疑之疑之者不知其所之也
八者四之兩立者也四者二之兩立者也八其耦之耦乎以一生二以二生四以四生八寒暑分矣四時行矣八風至矣一休一咎可得而徵之也徵之也者不疑其所行者也

九者數之究也究則變矣故九之爲數能陰能陽能柔能剛乾之見羣龍无首此之謂也是故九之爲象也以四則實內陽而外陰者也以三則虛內陰而外陽者也故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嚮用五福陽之舒也仁也威用六極陰之慘也義也仁之爲用也柔義之爲用也剛

一五行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也五皇極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

三者陽也陽者在上者也故思所以御下者四者陰也陰者在下者也故思所以格上者三之八政四之五紀天地之交也水火之旣濟也

七稽疑徵之未定者也八庶徵疑之已決者也蓍之與卦疑之與徵其義一也蓍以七七四十九而圓故七之稽疑也其象亦圓卦以八八六十四而方故八之爲庶徵也其象亦方自一至四一疇而一用自六至九一疇而兩用其故何也六生於一八生於三異於二四之純乎陰矣七生於二九生於四異於一三之純乎陽矣故六之剛柔七之卜筮八之休咎九之嚮威皆通乎陰陽而言之所以原始而要終也

水火木金在天之四象也剛柔善惡在人之四象也此一六相連之象也事之肅乂稽疑則從事之狂僭稽疑則逆此二七相連之象也爲政以肅則時雨若爲政以乂則時暘若此

三八相連之象也五紀協而行令順則民多壽而康五紀外而行令逆則民多夭而瘥此四九相連之象也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五行在天而周流五福在人而局定此一九相對之象也五事庶徵之感也庶徵五事之應也此二八相對之象也政事人謀也卜筮鬼謀也此三七相對之象也五紀人之所以合天也三德天之所以與人也此四六相對之象也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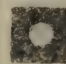
九數之象

○一之象

圓生於規以一而生三者也其象天其德彝


二之象

圓之容方三之二故三分虛一以生方周子所謂水陰根陽是也其象月其德化


三之象

方之容圓四之三故四分虛一以生圓周子所謂火陽根陰是也其象日其德繼


四之象

方生於矩以二而生四者也其象地其德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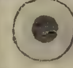
右四者五之根也天道左旋地道右行故圓者自一之二

方者自四而之三

五之象

外圓者三也內方者二也以象則天圓而地方也以數則參天兩兩地也其象無而有曰神其德通

五者數之中也承上二圓二方起下二圓二方

六之象

物以六圓圓而中虛者六之象也一因於五以生六一者太陽也六其太陽之子乎其象火其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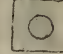
七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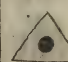
圓而中實者七之象也二因於五以生七二者少陰也七其

少陰之子守其象金其德裁

八之象

物以八方方以中虛者八之象也三囙於五以生八三者少陽也八其少陽之子守其象木其德推



九之象

方而中實者九之象也四囙於五以生九四者太陰也九其太陰之子守其象水其德正

三面而中虛九之變也變其方而三其面者陽復之象也虛則有待待而具十則一也九其終萬物而始萬物守其象陰火其德囙

右四者五之枝也火虛水實木柔金剛象之所以然也其序則八卦橫圖之序也此與易之四象本同一二三四而末異六七八九河洛之位不同而然也

九象之德

○一天彝

彝有倫以倫則萬變以彝則一定

倫之彝父子曰仁君臣曰義夫婦曰別長幼曰序朋友曰信

仁曰推義曰裁別曰正序曰中信曰通

彝之象天道有常君子觀其象存誠不息

●二月化

化兩立自然而然殆當然而然无咎存諸靜動則省聖功也

化之象月生魄君子觀其象兢兢乎幾

● 三日繼

繼兩立而動其機不停一闔一闢往而復

繼之象月往日來以生晝夜君子觀其象思有以周知日有孳孳

□ 四地成

成通而復物與无妄

成之象天道成乎地君子觀其象安土立不易方

◎ 五神通

通以彝化以化繼以繼成推一行二會二歸一
一者彝也以一往來者通也彝無而有通亦無而有以彝則
無爲以通則有爲故彝曰無極通曰有極
通之象神无方君子觀其象思之精睿而至於聖

◉六火中

中又而後中又其過又其不及有條有理曰中
中之象內暗而外明君子觀其象卑其禮以著其仁

◎七金裁

裁謀以裁之進則三揖退則一辭富與貴有所不處貧與賤
有所不去行藏取予各得其所

裁之象剛而從革君子觀其象強以有執

⊡八木推

推晳以推之明無不照厥施斯普

推之象柔而曲直君子觀其象寛以有容

⊡ △九水正　陰火圓

正肅肅整整洸而明四通八達

正之象内明而外暗君子觀其象崇其知以藏其義圓温故而知新既洸乃灼虚以受人無曰不我若然灼則受否則守守斯實反乎一

圓之象火生於水君子觀其象知而不去以致用

叙象十則

彜道也化陰陽也繼元亨也成利貞也通神化之一而兩也

右第一則叙自一至五

彜性也化情也繼意也成志也通心也

右第二則再叙自一至五

化者兩而靜者也周子所謂分陰分陽是也繼者兩而動者也周子所謂一動一靜是也

右第三則叙二三

繼者智之圓也知善而知惡者也成者行之方也爲善而去惡者也

右第四則叙三四

圓起於一立於三方起於二立於四一之爲天也因乎起也四之爲地也因乎立也何也天道資始地道代有終也道之自然者也是故君子之道知崇效天禮卑法地知至至之可與幾因乎起之義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因乎立之義也

右第五則叙一四

以易則九七爲陽而八六爲陰以範則九七爲陰而八六爲陽何也河圖之位陰與陽各從其朋故一與九連二與八連三與七連四與六連水流濕火就燥之象也洛書之位陰與陽各求其配故一與六連二與七連三與八連四與九連男

取妻女從夫之象也此河洛四象之所以異也

右第六則叙六七八九

少陰居二而其位則陽也少陽居三而其位則陰也七之爲金八之爲木所以原其始也老陽用九而其悔則陰也老陰用六而其悔則陽也六之爲火九之爲水所以要其終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右第七則再叙六七八九

中陽也而有時乎爲陰正陰也而有時乎爲陽斯義也孔子言之矣曰知崇禮卑推陽也而有時乎爲陰裁陰也而有時乎爲陽斯義也朱子言之矣曰仁之用柔義之用剛

右第八則三叙六七八九

本然之謂彝能然之謂通從其本然匯聖則賢從其能然匯空則玄是故推也者推其本然者也裁也者裁其能然者也

右第九則叙七八

推而不裁其蔽也兼愛裁而不推其蔽也爲我推而能裁者其張子乎故曰西銘一而分殊

右第十則再叙七八

論中庸鄭氏註乙卯

中庸天命之謂性鄭氏註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朱子答呂伯恭書曰中庸古注極有好

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離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懿實耶摟五常是五行之理也非五行之神也鄭注未允何朱子之與之也蓋以人爲五行之秀氣者自古有之而五常之配於五行則昉於鄭氏是前人之所未發也然則朱子之與之也與其以五行五常言之也非與其以仁義爲神也然漢儒之所謂仁義非程朱之所謂仁義也指愛爲仁指宜爲義愛與宜仁義之發用者也就漢儒所指而言則木神金神其說亦可朱子之不以爲非也宜哉或曰鄭氏此說朱子亦嘗引用論語或問不云乎木神曰仁火神曰禮金神曰義水神曰智此亦漢儒之所謂仁義乎何爲以神

而言之也曰文字之引用者語其所引而已乎顧所用何如耳此以人心之所以爲妙者言心之爲妙非神而何其下語不得不然此愚所聞於先師者也抑鄭氏此說本以解中庸而朱子之引此在於論語而不在於中庸者何也中庸天命之性是未發而論語之說仁說知則皆是已發其或取或舍不亦朱子言外之旨乎嘗考大全語類而得二說焉杜仁仲以五行之神爲問則曰神是理之發用而乘氣以出入者（大全）沈莊仲以五行之神爲問則曰神字猶云意思（語類）所謂意思者亦以發用言也學者讀此尚有以知神與理之不同也夫近日學者有以神爲理者豈鄭氏說爲其先入而然耶其

說不是而掊擊其說者輒以論語或問及答呂伯恭書歸之於初年未定之說是亦執一之論也爲其說者其將首肯而心服乎朱子所言各有所當亦察乎其旨而已矣一日尹士正至語及鄭說余遂書以示之如右云爾

理氣神化說

理一(太極)而氣二(陰陽)二而一者(陰陽一太極)神也一而二者(太極生兩儀)化也

貫隱者神化之本也神化者貫隱之用也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程子)爲此說者其知化乎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張子)爲此說者其窮神乎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

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朱子爲此說者其知化而窮神乎

或曰然則程子知化張子窮神張其賢於程乎曰只據此二說言則程不如張朱子亦嘗云爾然程豈不窮於神張豈不知於化乎程說之分神化者有之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是也張說之分神化者有之一故神兩故化是也說理不說神不備說神不說理不明說理不說神理氣成二物說神不說理理氣成一物

明於理氣神化之說者其羅整菴乎整庵曰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則不可非陰陽不化然遂以陰陽爲化則不

可須看他合看離看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老氏之衆妙佛氏之妙有其亦有見於神乎周子妙合程子妙用其旨皆與妙萬物同惟朱子所謂本然之妙者與妙萬物不同何也妙萬物者能妙之謂也本然之妙者所妙之謂也噫見其能妙而不見其所妙此乃所以爲佛老也莊子曰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時與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其說不亦奇乎儵也者陽之神也忽也者陰之鬼也混沌也者太極之混然者也儵與忽時與遇於混沌之地者陰陽一太極之謂也混沌待之甚善者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之謂也其於斯道之原幾矣但帝者主宰之稱也太極陰陽均之主宰則道之與器其別安在然則其所謂混沌者乃氣之混然也非理之混然也見其能妙而不見其所妙此之謂也佛氏所謂覺皇亦與混沌之帝相似覺皇者佛氏之太極也以神化言之混沌爲神儵忽爲化莊氏說亦得矣然混而爲一是謂混沌闢而爲二是謂儵忽豈儵忽之外復有所謂混沌者哉莊氏之意蓋曰混而爲一之氣儵而來爲陽之神忽而逝爲陰之鬼云爾

張子曰一物兩體氣也又曰一物而兩體太極之謂也一物兩體與一物而兩體其說有以異乎氣與太極其別安在且

太極非同乎一物者也謂之一物可乎張子此語與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意思一般讀者不以辭害志可也朱子曰陰陽器也所以陰陽者道也余則曰一物而兩體神也所以一物而兩體者太極也

叟思之周子以前所謂太極皆是元氣未分之稱也莊子以爲道在太極之先而後世因之曰渾淪列子曰函三爲一漢志曰天地之根顧榮曰元氣混而爲一孔穎達所指皆同無極而太極此周子所以抽關而啓鍵者也張子邵子皆與周子並世其說之因於前不亦宜乎邵子之言曰清濁混而爲一是謂太極太極者一氣也

問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太虛者是太極之謂乎曰太極之謂也然是張子之太極也非周子之太極也何也曰氣有三僧勉齋所謂形氣神是也以形對氣則形實而氣虛以氣對神則氣實而神虛神非太虛而何張子以清虛一大爲天道而形容太虛又以氣之坱然者當之則張子所謂太虛者非神而何以清虛一大而語道則程子非之（明道以爲此乃以器言非道也伊川亦以爲使人向別處走）以坱然太虛而說氣則朱子采之（見於近思錄）然則張子之太虛其無極之謂乎將一物而兩體之謂也曰如子之言太虛以氣言氣化以氣言天與道何別且所謂合虛與氣者是以氣

合氣之謂乎曰張子不云乎一故神兩故化太虛氣化一兩之謂也大原之天混混淪淪並行之道繩繩井井一之與兩其非天與道之地頭乎神之一物非太極之謂也而非一理則不能爲一物化之兩體非陰陽之謂也而非二氣則不能爲兩體故太虛則以理爲主氣化則以氣爲主其曰合虛與氣者非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耶其立言與周子相似但虛與極有道器之別耳善乎吳先生之言曰橫渠太虛是由氣推理是說也約而盡矣

或曰以理說神而以氣說化者有諸曰有程子曰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而朱子釋之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

言其理也張子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而朱子釋之曰化底是氣有迹可見故爲事神底是理無形可窺故爲志吾有所受之矣然妙用非理也言其理也神非理也神底是理斯義也必有能辨之者

或曰然則張子之說於理氣源流縱橫錯綜跌撲不破而朱子以爲太虛字落在一邊何也曰太極不離而不雜太虛則不離而已矣故曰落在一邊不信胡不觀徐花潭耶主張太虛之說太過不知本然之妙以澹一虛明爲陰陽之本其不認氣爲理而落於一邊乎

無極而太極一句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周子其後世之庖犧乎何爲其然也曰張子大賢也思非不精也契非不妙也說不得無極而太極況其下之者乎

或曰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以隱說道以形而上之故也以太虛說太極似無不可隱與虛有以異乎曰隱者有以不可見之謂也虛則無爲已矣其能爲萬化之根乎借曰太虛非器伊道其說髣髴不若太極之穩帖使人向別處走必矣何爲其然也極則有定虛則無涯

或曰以虛說理者於程朱書亦有之程子曰道太虛也形而上也朱子曰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又曰太虛便是太極上

面一圓圈此諸說皆何謂也曰朱子以理爲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則理固至虛而至虛二字不足以當理矣若以道器分而言之則形而上下地頭不同就無形而語夫至虛就有形而語夫至實其勢不得不然耳

大傳之形而上中庸之無聲無臭皆無極之謂也然中庸之說密於大傳何也氣之流行有精粗虛實之分形者粗而實者也其精而虛者則聲臭是也只說形而上下區別道器則不知道器者將以粗與實爲器而精與虛爲道其不認氣爲理者鮮矣彼佛氏之玄空莊氏之虛白不亦自以爲形而上者乎至若無聲無臭則其說直竆到底使人語道不敢以精

與虛當之豈但形而上下之云乎中庸序所謂慮之也遠而說之也詳者此之謂也朱子之解無極也不曰無形而曰無聲無臭者其亦良工之苦心也夫

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而萬竅怒呺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吹萬不同而怒者其誰萬殊之所以一本也余讀莊子至此爲之擊節曰莊子其知道乎旣而曰未也是有聲之一本也非無聲之一本也

未發說

問或曰衆人有未發或曰衆人無未發或曰聖凡之未發同或曰聖凡之未發不同願聞得失曰謂之有則有謂之無則

無謂之同則同歸之不同則不同在人所見之何如耳
曰有無之訟久矣各以朱子爲證甲之說曰未發只是未應
物時雖市井販夫廝役賤隸亦不無此等時節（答徐彥章書）乙之
說曰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雖事物未至固
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答林擇之書）由前則有由後則無未
定之論必居一於此矣曰否有無之兩下說破莫如答胡廣
仲書公聽並觀不在甲乙之兩造乎其書曰欽夫未發之論
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
引無復澄靜之時耳此乙說也又曰此亦隨人稟賦不同性
靜者須或有此時節此甲說也又曰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

憒駁雜不自覺知終亦必亾而已矣此又乙說也蓋乙說則舉其首尾甲說則舉其中間吾安得執一而廢一耶合而言之曰絕無而厘有可也

曰同異之訟久矣亦各以朱子為證甲之說曰未發之時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語類葉賀孫錄）乙之說曰氣質昏濁者其未發時塊然如頑石相似劈斫不開（程端蒙錄）由前則同由後則異記者之失必居一於此矣曰否同異之兩下說破亦莫如答胡廣仲書公聽並觀不在甲乙之兩造乎其書所謂此時卽上文澄靜之時聖凡亦有分別乎以其澄靜則同此甲說也以其昏憒駁雜則異此乙說也其說各有當而並不悖吾安得

執一而廢一耶合而言之曰同處同而異處異可也
曰然則未發有淺深乎未感物有淺深乎未發與未感物一淺而一深乎似不可以一槩言之也曰未發無淺深未感物無淺深未發與未感物亦未始一淺而一深請循其本夫未發也者心之體也樂記所謂人生而靜是也大傳所謂寂然不動是也人生而靜與感於物相對寂然不動與感而遂通相對靜與寂然未感之表詮也未發之時不亦未感物之時乎物至則感是謂已發物未至則不感是謂未發子思所謂大本達道者若是已矣然心之爲病者二其一曰掉其一曰沉掉與沉互相倚伏一往一來於大本之地則方寸之間不

澄而昏不靜而擾大本之不立職此之由也掉者何也所謂紛然無度者是也程子語所謂乍往乍來者是也李延平語物未至而感焉者也沉者何也所謂邪暗鬱塞者是也見答張敬夫書所謂凝獃罔兩者是也見答呂子約書物至而不感焉者也物未至而感焉若與物至而感不同而感則感矣感於過去之物感於未來之物不亦感於物乎物至而不感焉若與物未至而不感不殊而彼爲未發此爲不發何也未者有所待之辭也故曰耳無聞目無見而見聞之理在始得程子語旨與聾是未見而未聞者乎將不見而不聞者也明乎掉沉之說者其知未發之旨乎子所謂未發之淺深我知之矣掉沉爲淺大本爲深

然以吾所見則異於是掉淺而沉滯大本則不淺不滯非所謂勿忘而勿助者乎然未發之爲未發以其不沉而不掉也掉與沉豈未發之云乎掉則起身而外向沉則回頭而內向掉之與沉所向不同而不安於其所則一也然則語紛擾於未發者非以紛擾爲未發也道其起身於未發也語昏昧於未發者非以昏昧爲未發也道其回頭於未發也請就朱子二說爲之注解

未發時塊然何謂也曰沉也未感物時紛綸膠擾何謂也曰掉也既曰未發時又曰未感物時則有其時矣未發而塊然未感物而紛綸膠擾則回頭而起身矣有無同異兩言而決

可也遂作未發箴曰石火電光其存也瞥焉雲橫月落其亡也忽焉何修而至於聖人曰敬而無失

偏主於無則異乎無大本道理絕了之說矣見語類陳淳錄偏主於異則異乎大本達道不以聖愚加損之說矣見中庸或問均之未當而偏主於無其失小偏主於異其失大何也以無爲說則掉況非未發也其於大本看得不差猶之可也至若以異爲說則掉亦未發也況亦未發也不惟不發未發之相混並與發未發而無別所見之差果何如也噫大本之和泥而帶水也如此宜其有未發前惡種子之說也

曰如子之言朱子諸說可以會通而歸一矣但有一說區處

不下者其說致中不曰射在貼上不若射中紅心乎此說之見於語類者不止一再中之不同以未發之不同也奈何曰射在貼上則發而未遠乎中耳程子語直謂之未發則不可有無同異之說與其折之於朱子豈若折之於子思乎未發之時亦有不善之萌則子思何不曰君子之喜怒之未發謂之中耶此一說也若使未發之中容有偏倚則子思當曰喜怒未發而無偏倚謂之中此又一說也二說俱明白痛快吾聞諸栗谷與農巖然是栗谷農巖之意乎將子思之意也

金定汝曰考之語類程端蒙錄是己亥後所聞葉賀孫錄是辛亥後所聞其說之初晚懸矣余曰吾則不以程錄為未定

之論何以考證爲哉然世之學者必有以葉錄爲未定之論者子之考證亦不可已也

鳳樓集第二冊正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三	一六	二	四	四	方
	二〇	六	二二	爲人	下漏稱字
	二八	八	一一	阮	阬
	三二	七	一八	先乃	乃先
	三三	一〇	一三	人	天
四	四	一四	二二	吾	君
	二五	三	六	以	而
	二九	六	九	銘	下漏理字
	三六	一	七	歸	謂